

種百一事故

王佐斷臂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
11

85

857.61
119.3
:8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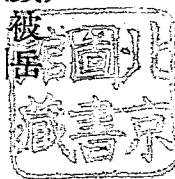
王佐斷臂

話說金兀朮率領二百萬大兵，又犯中原，兵駐朱仙鎮，被岳



王佐斷臂

雲嚴成方大殺一陣，兀朮好生煩悶，忽小番進帳報道：『殿下到了。』兀朮傳令宣進陸文龍進營參見。那陸文龍生得身長九尺，面闊五停；頭大腰圓，目秀眉清；弓馬俱嫻熟，雙槍本事能；南朝少此英雄。



808411

將，北國稱爲第一人！

這陸文龍進帳參見畢，兀朮道：『王兒因何來遲？』文龍道：『臣兒因貪看中原景緻，故爾來遲。父王領大兵進中原日久，爲何不發兵馬到臨安，去捉南蠻皇帝？反下營在此？』兀朮就把岳雲嚴成方等大戰，又因前面有十三座南蠻營寨，所以不能前進。說知文龍道：『今日天色尙早，待臣兒領兵前去，捉拿幾個南朝蠻子，與父王解悶！』兀朮道：『王兒要去，必須小心！』文龍領令出來，帶領番兵，直到宋營來討戰。

當有小軍報入大營：『啓上元帥：今有番邦一員小將，在外討戰。』元帥便問兩邊衆將：『那一位敢出馬？』話言未絕，旁邊閃過呼天慶，呼天保兩員將官，上前打恭道：『小將情願出陣，擒

此番奴來獻。」元帥吩咐小心前去。

二人得令出營，上馬帶領兵卒來至營前。兩軍相對，各列陣勢。呼天保一馬當先，觀看這員營將，年紀只有十六七歲，白面紅脣，頭戴一頂二龍戲珠紫金冠，兩根雉尾斜飄，穿一件大紅團龍戰襖，外罩著一副銷子黃金玲瓏鎧甲，左脅下懸一口寶刀，右脅邊挂一張雕弓，坐下一匹紅紗馬，使著兩桿六沈槍，威風凜凜，雄氣糾糾。呼天保暗暗喝采：「好一員小將！」便高聲問道：「番將快通名來！」文龍道：「某家乃大金國昌平王殿下陸文龍便是。你是何人？」呼天保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呼天保是也。看你小小年紀，何苦來受死！倒不如快快回去，別叫一個有些年紀的來，省得說我來欺你小孩子家。」陸文龍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聞

說你家岳蠻子有些本事，故來擒他，量你這些小卒，何足道哉！
呼天保大怒，拍馬掄刀，直取陸文龍。陸文龍將左手的槍鉤開了



呼天慶挑下馬來，再一槍結果了性命。

大刀，右手那枝槍，豁的一聲，向呼天保前心刺來，要招架也來不及，正中心窩，跌下馬來，死於非命。呼天慶大吼一聲：『好番奴！怎敢傷吾兄！我來也！』拍馬上前，舉刀便砍。陸文龍雙槍齊舉，兩個交戰，不上十個回合，又一槍把

陸文龍高聲大叫：『宋營中著幾個有本事的人出來會戰！休使這等無名小卒，白白來送死！』那敗軍慌慌忙忙報知元帥。元帥聽說是二將陣亡，止不住傷心下淚，便問：『再有那位將軍出陣擒捉番將？』只見下邊走過岳雲，張憲，嚴成方，何元慶四人一齊上前領令，情願同去。

岳爺道：『你等四人出陣，不可齊上。個人先與他交戰，戰了數合，再換一人上前，此名「車輪戰法」。』

四將領令，上馬出營，領兵來至陣前。岳雲大叫道：『那一個是陸文龍？』陸文龍道：『某家便是。你是何人？』岳雲道：『我乃大宋岳元帥大公子岳雲便是。你這小番，休得誇能，快上來領鎚罷！』陸文龍道：『我在北國，也聞得有個岳雲名字，但恐怕今日

遇著了我，你的性命，就不能保了。照槍罷！劃的一槍刺來。岳雲舉鎗架住。一場廝殺，有三十多合。嚴成方叫聲：『大哥且少歇！待愚弟來擒他。』拍馬上前，舉鎗便打。陸文龍雙槍架住，喝聲：『南蠻通個名來！』嚴成方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。』陸文龍道：『照槍罷！』兩個亦戰了三十多合。何元慶又上來接戰三十餘合。張憲拍馬搖槍，高叫：『陸文龍，來試試我張憲的槍法！這一枝的比你兩枝的如何？』劃劃劃一連幾槍。陸文龍雙槍左舞右盤。這一個恰如騰蛟奔蟒，那一個好似吐霧噴雲。

那金營中早有小番報知兀朮。兀朮道：『此名「車輪戰法」。休要墮了岳南蠻之計。』忙傳令鳴金收軍。文龍聽得鳴金，便架住張憲的槍，喝聲：『南蠻！我父鳴金收兵，今且饒你，明日再來！』

拿你罷。』掌著得勝鼓，竟自回營。

這裏四將也只得回營，進帳來見元帥繳令。岳爺命將呼氏兄弟尸首埋葬好了，擺下祭禮，祭奠一番。又傳下號令，各營整備挨彈擂木，小心防守，防陸文龍前來劫營。各營將士，各各領令，小心整備。

到了次日，軍士來報：『陸文龍又來討戰。』岳元帥仍命岳雲等四人出馬。旁邊閃過余化龍，稟道：『待小將出去壓陣，看看這小番怎樣厲害。』元帥就命余化龍一同出去。

那五員虎將，出到營前，見了陸文龍，也不打話。岳雲上前，掄鎚就打。文龍舉槍相迎。鎚來槍去，槍去鎚來，戰了三十來合。嚴成方又來接戰，小番又去報知兀朮。兀朮恐怕陸文龍有失，親自帶

領衆元帥平章出營掠陣。看見陸文龍與那五員宋將，輪流交戰，全無懼怯。直至天色將晚，宋營五將見戰不下陸文龍，吆喝一聲，一齊上馬。那邊兀朮率領衆番將，也一齊出馬，接著混戰一陣。天已昏黑，兩邊各自鳴金收軍。

五將進營，繳令道：『番將厲害，戰他不下。』元帥悶悶不樂，便吩咐：『且把「免戰牌」挂起，待本帥尋思一計擒他便了。』諸將告退，各自歸營安歇。惟有那岳元帥回到後營，雙眉緊鎖，心中愁悶。

且說王佐自在營中夜膳，一邊喫酒，心中却想：『我自歸宋以來，未有尺寸之功，怎麼想一個計策出來，以退強寇，博一個名兒流傳青史，方遂我的心懷。』獨喫了一回，猛然想道：『有了。我』

曾看過春秋列國有個「要離斷臂刺慶忌」一段故事。我何不



也學他斷了臂，潛進金營去？偷能近得兀朮，拚了此身刺死他，豈不是一件大功勞？主意已定，又將酒來連喫了十來大碗；叫軍士收了酒席，卸了甲，腰間拔出劍來，割的一聲，將右臂砍下，齧著牙關，取藥來敷了。那軍士看見，驚倒在地，跪下道：『老爺何故如此？』王佐道：『我心中，有冤苦之事，你等不知的。你等自在營中，好生看守，不許傳與外人知道，且候我消息。』衆軍士答應，不敢作聲。

王佐將斷下的臂，扯下一副舊戰袍包好，藏在袖中。獨自一人出了篷帳，悄悄來至元帥後營，對守營家將道：『王佐有機密軍情，求見元帥。』家將見是王佐，就進來報知。其時岳元帥因心緒不寧，尙未安寢。聽得王佐來見，不知何事，就命請進來相見。家將應聲：『曉得，』就出帳來請。

王佐進得帳來，連忙跪下。岳元帥看見王佐面黃如蠟，鮮血滿身，失驚問道：『賢弟爲何這般光景？』王佐道：『哥哥不必驚慌。小弟多蒙哥哥厚恩，無可報答。今見哥哥爲著金兵久犯中原，日夜憂心，如今陸文龍又如此猖獗，故此小弟效當年吳國要離故事，已將右臂斷下，送來見哥哥，要往番營行事，特來請令。』岳爺聞言下淚道：『賢弟！爲兄自有良策，可以破得金兵；賢弟何苦』



傷殘此臂！速回本營，命醫官調治。」王佐道：「大哥何出此言？王佐臂已砍斷，就留本營，也是個廢人，有何用處？若哥哥不容我去，願自刎在哥哥面前，以表弟之心跡。」岳元帥聽了，不覺大哭道：「賢弟既然決意如此，可以放心前去！一應家事，愚兄自當料理便了。」

當下王佐便辭了元帥，出了宋營，連夜往金營而來。

王佐到得金營，已是天明。站在營前，等了一會，小番出營，便向前說道：「相煩通報，說宋將王佐，有事來求見狼主。」小番轉

身進帳：『稟上狼主，有宋將王佐在營門外求見。』兀朮道：『某家從不曾聽見宋營有什麼王佐，到此何幹？』傳令：『且喚他進來。』

不多一時，小番領了王佐進帳來跪下。兀朮見他面色焦黃，衣襟血染，便問：『你是何人？來見某家有何言語？』王佐道：『小臣乃湖廣洞庭湖楊么之臣，官封東聖侯。只因被岳飛殺敗，以至國破家亡，小臣無奈，只得隨順宋營。如今狼主大兵到此，又有殿下英雄無敵，諸將寒心。岳飛無計可勝，挂了「免戰牌」。昨夜集衆將商議，小臣進言道：「今中原殘破，二帝被拘。康王信任奸臣，忠良退位，天意可知。今金兵二百萬，如同泰山壓卵，諒難對敵，不如差人講和，庶可保全。」不料岳飛不聽好言，反說臣有二心，將

臣斷去一臂；著臣來降金邦報信。他說：「即日要來擒捉狼主，殺到黃龍府。踏平金國。臣若不來時，即要再斷一臂。」因此特來哀告狼主。」說罷，便放聲大哭，袖子裏取出這斷臂來呈上兀朮觀看。

兀朮見了，好生不忍，連那些元帥衆平章俱各慘然。兀朮道：「岳南蠻好生無禮！就把他殺了何妨。砍了他的臂，弄得死不死，活不活，還要叫他來投降報信，無非叫某家知他的厲害。」

兀朮就對王佐道：「我封你做個「苦人兒」之職。你爲了我國斷了此臂，受此痛苦，我養你一世快活罷！」叫平章：



傳吾號令各營中：「苦人兒」到處居住，任他行走，違令者斬！這一個令傳下來，王佐大喜，心下想道：「不但無事，而且遂我心願，這也是番奴死日近了。」王佐連忙謝了恩。

這裏岳爺探聽金營不見有王佐首級號令，心中甚是聖念，那裏放得下心。

再說這王佐每日穿營入寨。那些小番，俱要看他的斷臂，所以到還有要他去耍的。這日來到文龍的營前，小番道：「苦人兒」那裏來？」王佐道：「我要看看殿下的營寨。」小番道：「殿下已到大營去了。不在這裏，你進去不妨。」王佐進營來到帳前，間看，只見一個老婦人坐著。王佐上前叫聲：「老奶奶，苦人兒一來見禮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將軍少禮！」王佐聽那婦人的口音，卻

是中國人，便道：『老奶奶不像外國人！』那婦人聽了此言，觸動心事，不覺悲傷起來，便說：『我是河間府人。』王佐道：『既是中國人，幾時投外邦的？』婦人道：『我聽得將軍口音也是中原人。』王佐道：『「苦人兒」是湖廣人。』婦人道：『俱是同鄉，說與你知道，諒不妨事——只是不可洩漏！這殿下是喫我奶長大的。他三歲方離中原，原是潞安州陸登老爺的公子，被狼主搶到此間，所以老身在此番邦一十三年了。』王佐聽見此言，心中大喜，便說道：『「苦人兒」去了。停一日再來看奶奶罷。』隨卽出營。過了幾日，王佐隨了文龍馬後回營。文龍回頭看見了，便叫：『「苦人兒」你進來，在這裏吃飯。』王佐領令，隨著進營。文龍道：『你是中原人。那中原人有什麼故事？講兩個與我聽聽。』王

佐道：『有，有，有，講個「越鳥歸南」的故事與殿下聽。當年吳越交兵，那越王將一個西施美女，進與吳王。這西施帶一只鸚鵡，教得詩詞歌賦，件件皆能，如人一般。原是要引誘那吳王貪淫好色，荒亂國政，以便取吳王之天下。那西施到了吳國，甚是寵愛。誰知那鸚鵡竟不肯說話。』陸文龍道：『這卻爲甚麼緣故？』王佐道：『後來吳王害了伍子胥，越王興兵伐吳，無人抵敵，伯嚭逃遁，吳王身死。那西施仍舊回到越國，這鸚鵡依舊講起話來。這叫做「越鳥歸南」的故事。這是說那禽鳥，尙念本國家鄉，豈有爲了一個人，反不如鳥的意思。』文龍道：『不好，你再講一個好的與我聽。』王佐道：『再講一個「驊騮向北」的故事罷。』陸文龍道：『甚麼叫做「驊騮向北」？』王佐道：『這個故事，卻不遠。就是

這宋朝第二代君王——是太祖高皇帝之弟太宗之子——真宗皇帝在位之時，朝中出了一個奸臣，叫做王欽若，其時有那楊家將俱是一門忠義之人，故此王欽若每每要害他，便哄騙真宗出獵打圍，在駕前謊奏：「中國坐騎，俱是平常劣馬，惟有蕭邦天慶梁王坐的一匹寶駒，喚名爲『驢驢馬』，纔是名馬。只消主公傳一道旨意下來，命楊元帥前去，要此寶馬來乘坐。」陸文龍道：「那楊元帥，怎麼要得他來？」王佐道：「那楊元帥守在雍州關上，有一員勇將，名叫孟良，他是殺人放火爲生的主兒，適楊元帥收伏在麾下。那孟良能說六國三川的番話，就扮做外國人，竟往蕭邦，也虧他千方百計，把那匹馬騙回本國。」陸文龍道：「這個人好本事！」王佐說：「那匹『驢驢馬』，送至京都，果然好馬，

只是一件：那馬向北而嘶，一些草料也不肯喫，餓了七日，竟自死了。『陸文龍道：『好匹義馬！』王佐道：『這就是「驊騮向北」的故事。』王佐說畢道：『「苦人兒」告辭了。另日再來看殿下。』陸文龍道：『閒著來講講。』王佐答應而去。

再說曹榮之子名叫曹寧，奉了老狼主之命，統領三軍，來助四狼主。這日到了營中，參見畢，遂把奉老狼主之命，來此助戰言語說了。兀朮道：『一路辛苦，且歸本營安息。』曹寧謝了恩，問道：『狼主開戰如何？』兀朮道：『不要說起。中原有了這岳南蠻，十分厲害，手下兵強將勇，難以取勝。』曹寧道：『待臣去會一會岳南蠻，看是如何。』兀朮道：『將軍既要出陣，某家專聽捷音。』

當時曹寧辭了兀朮，出營上馬，領兵來到宋營討戰。

原來這曹寧乃是北國中的一員勇將，比陸文龍更狠，使一桿烏纓鐵桿槍，有碗口粗細。

這時領兵直至宋營前，吆喝道：『聞得你們岳家人馬，如狼似虎，爲什麼掛出這個羞臉牌來？有本事的，可出會我曹將軍。』

那小校忙進營中報道：『有一員小將，在營外討戰，口出大言，說要踹進營來了。』下邊惱了徐慶，金彪上前稟道：『小將到此，並未立得功勞，情願出去擒拿番將獻功。』岳爺卽命去了，『免戰牌』就准二人出馬。

二人領命，帶領兵馬，來到陣前。徐慶上前大喝一聲：『番將通名！』曹寧道：『俺乃大金國四太子麾下大將曹寧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』徐慶道：『俺乃岳元帥帳前都統制徐慶便是。快來領我』

的寶刀！』不由分說，就是一刀砍去。曹寧跑馬上前，只一槍，徐慶翻身落馬，金彪止不住心頭火發，大罵：『小番！焉敢傷我兄長！看刀罷！』搖動三尖刀劈面砍去。曹寧見他來得兇，把槍架開刀，回馬便走。金彪拍馬趕來。曹寧回馬一槍，望金彪前心刺來。金彪躲閃不及，正中心窩，跌下馬來。曹寧把槍一招，番兵一齊上前，殺得宋兵大敗逃奔。曹寧取了徐慶，金彪兩人的首級，回營報功去了。宋兵背了沒頭的屍回營，報與元帥。岳爺聞報，雙眼流淚，傳令備棺成殮。當時惱了張憲，請令出戰。元帥應允。

張憲提槍上馬，來至陣前討戰，坐名要曹寧出馬。曹寧得報，領兵來至陣前，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張憲道：『我乃大元帥岳爺帳下大將張憲便是。』曹寧道：『你就是張憲，正要拏你。』二人

拍馬大戰，雙槍並舉，戰了四十多合，不分勝敗。看看紅日西沉，方纔戰罷，各自收兵。

次日，曹寧帶兵又到陣前喊戰。元帥令嚴成方出去迎敵。嚴成方領令來至陣前。曹寧叫道：『來者何人？』嚴成方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。你這個小番，可就是曹寧麼？』曹寧道：『某家就是四狼主帳前大將軍曹寧。既聞我名，何不下馬投降？』嚴成方道：『我正要拿你。』舉鎚便打。曹寧掄槍架住，大戰四十餘合，直至天晚，方各自收兵。

一連戰了數日，元帥只得又把『免戰牌』挂出。岳爺見番營又添一員勇將，越覺十分愁悶。

且說金營內王佐聞知此事，心下驚慌，來至陸文龍營前，進

帳見了文龍。文龍道：「苦人兒，」今日再講些什麼故事？」王佐道：「今日有絕好的一段故事，須把這些小番都叫他們出去了，只好殿下小人聽的。」文龍吩咐伺候的人盡皆出去。王佐見小番盡皆出去，便取出一副畫圖來呈上道：「殿下請先看了，然後再講。」文龍接來一看，見是一副畫圖，那圖上一人有些認得，



好像父王。又見一座大堂上，死那一個將軍，一個婦人。又有一個小孩子。在那婦人身邊啼哭。又見畫著許多番兵。陸文龍道：「苦人兒，」這是什麼故事？」

我不明白，你來講與我聽。」王佐道：「殿下略略閃過一旁，待我指著畫圖好講。這個所在乃是中原潞安州。這個死的老爺，官居節度使，姓陸名登。這死的婦人，乃是謝氏夫人。這個是公子，名叫陸文龍。」陸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，』怎麼他也叫做陸文龍？」王佐道：「你且聽著：被這昌平王兀朮兵搶潞安州，這陸文龍的父親盡忠，夫人盡節，兀朮見公子陸文龍幼小，命乳母抱好，帶往他邦，認爲己子；今已十三年了。他不與父親報仇，反認仇人爲父，豈不痛心！」陸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，』你明明在說我。」王佐道：「不是你，倒是我不成？我斷了臂膀，皆是爲你！若不肯信，可進去問奶媽便知道。」言未了，只見那奶媽哭哭啼啼走將出來，道：「我已聽得多時，將軍之言，句句是真！老爺夫人死的好苦啊！」說罷，

放聲大哭起來。陸文龍聽了此言，淚盈盈的下拜道：『不孝之子，怎知這般苦事，今日纔知，怎不與親報仇！』便向王佐行禮道：『恩公受我一拜，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！』拜罷起來，拔劍在手，咬牙恨道：『我去殺了仇人，取了首級，同歸宋室便了。』王佐急忙攔住道：『公子不可造次！他帳下人多，大事不成，反受其害，凡事要三思而行！』公子道：『依恩公便怎麼？』王佐道：『待早晚尋些功勞，歸宋未遲。』公子道：『領教！』那小番在外，只聽得啼哭，那裏曉得細底。

王佐問道：『那曹寧是甚出身？』文龍道：『他是曹榮之子，在外國長大的。』王佐道：『我看此人，倒也忠直氣概。公子可請他來，待我將言探他。』公子依言，命人去請曹將軍來。不多時，曹

寧已至，下馬進帳，見禮畢，坐下。只見王佐自外而入，公子道：「這是曹元帥，你可行禮。」王佐就與曹元帥見了禮。文龍道：「元帥，他會講得好故事。」曹寧道：「可叫他講一個與我聽。」王佐便將那「越鳥歸南，」「驊騮向北」的兩個故事，說了一遍。曹寧道：「鳥獸尙知思鄉念主，豈可爲人反不如鳥獸？」文龍道：「將軍可知道令祖那裏出身？」曹寧道：「殿下，曹寧年幼，實不知道。」文龍道：「是宋朝人也！」曹寧道：「殿下何以曉得？」文龍道：「你問「苦人兒」便知。」曹寧道：「「苦人兒」，你可知道？」王佐道：「我曉得。令尊被山東劉豫騙來投降外國，却不想報君父之恩，反把祖宗拋棄，我故說這兩個故事。」曹寧道：「「苦人兒」，殿下在此，休得胡說！」陸文龍就將王佐斷臂來尋訪，又

將自己之冤，一一說知；然後道：『將軍陷身外國，豈不可惜？故特請將軍商議。』曹寧道：『有這樣事麼？待我先去投順宋營，便了。』但恐岳元帥不信，不肯收錄。』王佐道：『待末將修書一封，與將軍帶去就是。』隨卽寫書交與曹寧。曹寧接來收好，辭別回營。

想了一夜，主意已定。到了次日清早，便起身披掛齊整，上馬出了番營，直至宋營前下馬道：『曹寧候見元帥。』軍士報進，岳爺道：『令他進來。』曹寧來到帳前跪下道：『罪將特來歸降！今有王將軍的書送上。』元帥接書拆開觀看，心中明白，大喜道：『我弟斷臂降金，今立此奇功，亦不枉他吃一番痛苦。』遂將書藏好，說道：『曹將軍不棄家鄉，不負祖宗，復歸南國，可謂義勇之士！』

可敬！可敬！吩咐旗牌：『與曹將軍換了衣甲！』曹寧叩謝，不表。
再說金營內四狼主，次日見報，說曹寧投宋去了，心中正在惱悶；忽見小番又報上帳來，說是曹榮解糧到了。兀朮道：『傳他進來！』不一會曹榮進帳，見了兀朮，稟道：『糧草解到，繳令。』兀朮道：『將他綁了。』兩邊答應一聲，將曹榮綁起。曹榮道：『糧草非臣遲誤，只因天雨，所以遲了兩日，望狼主開恩！』兀朮道：『胡說！你命兒子歸宋，豈不是子父同謀？還有何說！推去砍了！』曹榮道：『容臣稟明，雖死無怨。』兀朮道：『且講上來！』曹榮稟道：『臣實不知逆子歸宋，只求狼主寬恩，待臣前去擒了這逆子來，正罪便了。』兀朮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放了綁！』就命領兵速去擒來。曹榮領命出營，上馬提刀，派兵來到宋營。

曹榮對軍士說道：『快快報進營去，說我曹榮到此，只叫曹寧出來見我。』軍士進帳報知元帥。元帥發令著曹寧出營，吩咐道：『須要見機行事，勸你父親，早早歸宋，定有恩封。』曹寧得令，上馬提槍，來到營前一看，果然是父親。那曹榮看見兒子改換衣妝，大怒罵道：『逆子！見了父親，還不下馬？如此無禮！』曹寧道：『爹爹，我如今是宋將了。非是孩兒無理。我勸爹爹何不改邪歸正，復保宋室？祖宗子孫，皆有幸了。爹爹自去三思。』曹榮大叫道：『逆子！難道父母皆不顧惜，背主求榮？快隨我去，聽候狼主正罪。』曹寧道：『你爲何不學陸登？李若水？岳飛？韓世忠？偏偏投順金邦？於心何忍！你不依，請自回去，不必多言。』曹榮大怒道：『畜生！擅敢出言無狀！』拍馬舞刀，直取曹寧，望頂門上一刀砍來。那曹寧

一時惱發，按捺不住，手擺長槍只一下，將父親挑死，吩咐軍士擡了屍首回營，進帳繳令。

元帥大驚道：『你父既不肯歸宋，你只應自回來就罷。那有兒子殺父之理？本帥不敢相留，任從他往。』曹寧想道：『元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』大叫一聲：『曹寧不能早遇元帥教訓，以至不忠不孝，還有何顏見人！』遂拔出腰間佩刀，自刎而死。

元帥吩咐把首級割下，號令一日，然後收棺盛殮。曹榮賣國奸臣，斬下首級，解往臨安。

且說兀朮聞報曹榮被兒子殺死，道：『曹寧歸宋果然不與他父親相干——但是這弑父逆賊，岳飛肯收留帳下，豈是明理之人？也算不得個名將！』正在議論，忽見小番來報道：『不知何

故將曹寧首級號令在宋營前。兀朮拍手道：「這纔是個元帥，名不虛傳！」對著平章道：「宋朝有這等人，叫我怎麼奪得中原？」正說間，又有小番來報道：「本國元帥完木陀赤完木陀澤帶領「連環甲馬」候令。」兀朮大喜，傳令請二位元帥進見。不一時，二位元帥進帳，參見已畢。兀朮便道：「這「連環甲馬」教練了數年功夫，今日方得成功！明日就煩二位出馬，擒拿岳飛，在此一舉。」二人領令出帳，左右安營。

到了次日，完木陀赤完木陀澤二人領兵來至宋營討戰。軍士報進大營。岳元帥便問：「何人敢出馬？」只見董先同著陶進賈俊王信王義一同上來領令。元帥就分撥五千人馬，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戰。

董先等五人得令，帶領人馬出營，來到陣前，大喝一聲：『來將通名！』番將答道：『某乃大金國元帥，完木陀赤，完木陀澤是也。奉四狼主之命，前營擒捉岳飛。你是何人，可就是岳飛麼？』董先大怒道：『胡說！我元帥怎肯和你這樣醜賊來交手。照我董爺爺的傢伙罷！』噹的一鎚打去。完木陀赤舞動鐵桿槍，架開月牙鎚，回手就刺。戰不得五六個回合，打七八個照面。完木陀澤看見哥哥戰不下董先，舉起手中渾鐵鑊，飛馬來助戰。這裏陶進等四人見了，各舉大刀一齊上前。七個人跑開戰馬，猶如走馬一般，團團廝殺。

兩員番將，敵得過五位將軍，只得回馬敗走。完木陀赤且走且叫道：『宋將休得來趕，我有寶貝在此！』董先道：『隨你什麼

寶貝，老爺們也不懼怕。」拍馬趕來。

不料董先等趕至營前，一聲號礮響，兩員番將左右分開，中間番營裏，擁出三千人馬來。那馬身上，都披著生駝皮甲；馬頭上，俱用鐵鉤鐵連環鎖著。每三十匹一排。馬上軍兵，俱穿著生牛皮衣，臉上亦將牛皮做成假臉帶著；只露得兩隻眼睛。一排弓箭，一排長槍；兵是一百排，直衝出來。把這五位將官，連那五千軍士，一齊圍住，槍挑箭射，只聽得吵吵吵，不上一個時辰，可憐董先等五人，並五千入馬，盡喪於陣內；不過逃得幾個微傷回去。

那敗殘軍士回營，報與元帥道：「董將軍等全軍盡歿於陣內了！」元帥大驚問道：「董將軍等怎樣敗死的？」軍士就將「連環甲馬」之事，細細稟明。岳元帥滿眼垂淚道：「早知是「連

環甲馬，「從前呼延灼曾用過，有徐寧傳下『鈎連槍』可破。可憐五位將軍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豈不痛哉！」遂傳令整備祭禮，遙望著番營哭奠了一番。回到帳中，就命孟邦傑、張憲各帶兵三千，去練『鈎連槍』；張立、張用各帶兵三千，去練『籐牌』；四將領令，各去操練。

不數日，孟邦傑、張憲、張立、張用各將所練的槍牌已熟，前來繳令。元帥就命四將去破番陣，又叮嚀了一回，四將領命而去。又令岳雲嚴成方、張憲、何元慶領帶人馬五千，外邊接應。

且說那孟邦傑、張憲等四將到番營討戰。那二元帥提兵出營，看見四將喝道：『南蠻通姓名！』張立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張立。他們是張憲、孟邦傑、張用是也。番將報名上來！』番將

道：『某乃大金國四狼主帳下元帥完木陀赤，完木陀澤是也。』
張立道：『不要走，我正要來拿你。』二人拍馬掄槍，戰了數合，番將詐敗進營，那四將追來。只見那些小番吹動鼙鼓，打起駝皮鼓，一聲礮響，三千『連環馬』周圍團團裹將來。張立看見，吩咐三軍將『籐牌』四面周圍遮住，就弓矢不能射，槍弩不能進。孟邦傑，張憲帶領人馬，使開『鈎連槍』，一連鈎倒數騎。『連環馬』其餘皆不能行動，都自相踐踏。又聽得營中礮響，岳雲、張憲從左邊殺入，何元慶、嚴成方從右邊殺入，番將不能招架。這一陣，將『連環馬』全數挑死。張立、岳雲等得勝收兵回營，見元帥繳令。
那兀朮正望著完木陀赤弟兄『連環馬』成功，只見小番來報道：『岳飛差八個南蠻將『連環馬』破了。』正說間，二人

敗回，來見狼主。兀朮問道：『南蠻怎樣破法？』二將將『籐牌』、『鈎連鎗』如此破法，說了一遍。兀朮大哭道：『軍師！某家這馬，練了數年功夫，不知死了多少馬匹，纔得成功！今日被他一陣破了，』軍師道：『狼主不必悲傷，只待那『鐵浮陀』來時，何消一陣，自然南蠻盡數滅了。』兀朮道：『我也只想待這件寶貝了。』

正說話間，忽見小番來報：『本國差兵解送『鐵浮陀』在外候令。』兀朮大喜，傳令：『推過一邊，待天晚時，推到宋營前打去。任你岳飛足智多謀，也難逃此難。』一面整備火藥，一面暗點人馬，專等黃昏施放。那陸文龍在旁聽了，就回營對王佐道：『今日北國解到『鐵浮陀』，今晚要打宋營，十分厲害，卻便怎處？』王佐道：『宋營如何曉得？須要暗送一信，方好整備。』陸文龍道：



「也罷！待我射封箭書去報知
岳元帥，明早即同將軍歸宋，何
如？」王佐大喜。看看天色將晚，
陸文龍悄悄出營上馬，將近宋
營，高叫一聲：「宋兵聽著！我有
機密箭書，速報元帥，休得遲誤！」
聽的一箭射去。隨即轉馬回
營。

宋營軍士拾得箭書，忙與傳宣說知。傳宣接了，即時進帳跪
下稟道：「有一小番將，黑暗裏射下這一枝箭書，說有機密大事，
求元帥速看。」元帥接了書，將手一揮。傳宣退下。岳爺把箭上之

書取下，拆開觀看，喫了一驚。便暗傳號令，先叫岳雲張憲吩咐道：『你二人帶領人馬如此如此。』二人得令，領兵埋伏去了。又暗令兵士通知各營，將各營虛設旗帳，懸羊打鼓；各將本部人馬，一齊退往鳳凰山去躲避。

到了三更時候，金營中傳出號令，將『鐵浮陀』一齊推到宋營前，放出轟天大礮，向宋營中打來。但見烟火騰空，山搖地動，好似雷公排惡陣，分明霹靂震乾坤。

當時衆將在鳳凰山上看這般光景，好不怕人，便舉手向天道：『若不是陸文龍一枝箭書，豈不把宋營人馬打成齏粉？也虧了王佐一條臂膀，救了十萬人馬的性命！』

那岳雲張憲領了人馬埋伏在半路，聽得大礮打過，等那金

兵回營之後，在黑影裏，身邊取出鐵釘，把火礮的火門釘死。令軍士一齊動手，將『鐵浮陀』盡行推入小商河內。轉馬來鳳凰山繳令。岳爺仍命三軍回轉舊處，重新紮好營盤。

再說那兀朮自在營中看那『鐵浮陀』大礮打得宋營一片漆黑，回到帳中對軍師道：『這回纔得成功了！』衆將齊到帳中賀喜。兀朮傳令擺起酒席，同衆元帥等，直飲到天明。只見小番進帳報道：『苦人兒一同殿下帶了奶母五鼓出營，投宋去了。』兀朮聽了，大叫道：『罷了！此乃養虎傷身也！』正在惱恨，又有小番來報：『啓上狼主，宋營內依然如此，旗幟且分外鮮明，越發雄壯了。』兀朮好生疑惑，忙出營前觀看，果然依舊旗幟鮮明，槍刀密佈，不知何故。傳令速整『鐵浮陀』，今晚再打宋營。小番一

看，『鐵浮陀』不知那裏去了；慌忙四下搜尋，却都在小商河內了。忙來稟知，直氣得兀朮暴跳如雷。衆將上前勸解。

兀朮回營坐定，嘆口氣道：『那岳南蠻真厲害，能使將官捨身斷臂，詐降我國；那曹寧必然也是他說去，害他父子身亡。如今又說陸文龍歸宋，『鐵浮陀』一旦成空，枉勞數年功夫，空費錢糧不少。情實可恨！如今怎麼處！』哈迷蚩道：『狼主不必心焦，且待我想個計策出來擺佈他們……』

再說那晚『鐵浮陀』打過宋營之後，將至天明，陸文龍同奶娘暗將金珠寶貝收拾停當，同王佐出營，竟往宋營而來。岳爺已將營寨重復紮好。王佐到了營前，下馬進見元帥，稟明前事。各位總兵統制，俱各致謝王佐活命之恩。岳元帥傳令，請陸公子相

見。陸文龍進帳參見道：『小姪不孝，錯認仇人爲父！若非王恩公說明，怎得復續陸氏之脈！』元帥吩咐送公子後帳居住，撥二十名家將伏侍。一面差人送奶奶回到陸公子的家鄉居住。



• 61
• 3
0

